

正定府志

事紀之後復有雜紀何居曰事紀因事而見故連以
附及雜紀藉文而傳故雜而不倫昔左史倚相能讀
墳典邱索而問之以祈招之詩惘然不知所對此無
他識通於耳目之所及而智窮於聞見之所遺其勢
然也正郡代有沿革或同一地而前後異其名或同
一人而紀載殊其事凡簡編之遺緒故老之傳聞稗
官野乘之所撰述有裨於掌故者多矣他如勝地停
驂名流贈答緬懷芳躅邈隔山河諷詠遺篇恍聆聲
款幾膏肓馥沾旣良非小補卽或年經久遠舊籍不



廢傳疑事涉荒唐妄言何妨妄聽若謂詞尚體要安
用此譏諷者爲則龍門所云書闕有間其軼乃時時
見於他說者又何以稱焉粵稽宋室廣集詞臣纂成
御覽一書而舉其餘爲廣記茲編之纂此物此志也
嗚呼開卷有益足澆酒飯之腸載酒問奇聊補見聞
之陋詮茲叢談附諸篇末將以備風土之遺廣博物
之趣云爾志雜紀

正定府志卷之五十

雜紀

稽古
闕疑

摘粹
述異

訂誤
拾遺

稽古

元史於欒城之治河有考金史邑註祇言泝水洩水無
治水今洩水猶存而泝水則茫無可據後閱宋樓公
鑰有玫瑰文集其北征記云信陽舊隸欒城是古韓
信殺成安君陳餘處而史記亦云殺成安泝水之南
注云信陽則泝之屬欒無疑

欒城志

斯洩水首受太白渠太白渠首受綿蔓水綿蔓水上承
桃水東逕靖陽亭南故關城卽其地也東北流屬後

陳餘壘昔在楚漢韓信東入餘拒之於此不納左軍之計悉衆西戰信遣奇兵自間道出立幟於其壘師奔失據遂死泝上白渠水又東南逕關縣故城北地里志曰常山郡之屬縣也又東爲成郎河上有大梁謂之成郎橋僧懷丙鐵牛之浮卽此

樂城志

樂邑別名有四所屬不入舊志亦有九漢書曰關城縣通典曰輪城縣隋書曰樂州唐書曰樂氏縣不入舊志者太白渠聖母堂減水河浪頭邱綿蔓水桃水成郎橋靖陽亭陳餘壘陵谷累遷故跡槩不可泥

樂城志

曹學佺名勝記云漢之趙理邯鄲西晉之趙理房子魏

之趙理平棘卽今趙州城地也又云平棘舊城在州南三里以居人多種荆棘故名春秋時爲棘蒲魯哀公三年及齊人衛孔圉鮮虞人伐晉取棘蒲漢書文帝三年濟北王興居反遣蒲棘侯柴武擊之州人至今傳有~~棘蒲~~社而柴武死則葬樂城

樂城志

子由樂城前集五十卷後集二十四卷應詔集十二卷百川學海中亦有樂城遺言其孫蘇籀所述陳氏曰樂出恒州而子由父子兄弟興於眉惓惓猶以樂爲念可謂不忘本矣

樂城志

府教授最出人才宋元祐間鄭居中除正定府學教授

後兼中書門下侍郎蔡京變亂法度居中每爲徽宗言之及遼叛臣李良嗣陳滅燕之策朝議約女真夾攻居中以寒盟結禍力諫士論韙之又焦養直堂邑人以才器稱元世祖新立典瑞監思得一儒者居之或以養直名進卽召見由正定路儒學教授超拜少監至元大德間入侍帷幄多所陳說每徵引古義以諷切時事上嘉納之遷集賢學士詔傅太子啟沃其誠至大元年授集賢大學士謀議大政悉與焉余嘗史慕其爲人因想此二公在職時其立教興行必有可觀故書之

燕南記唐恒州司戶谷况撰專記成德一鎮事元瞻文

孝公思亦著有鎮陽風土記皆郡實錄也

雕印
雜錄

隋李康清德頌碑歐陽公言其字畫奇古可愛但多訛
闕又隋鉅耳君德頌碑歐陽公言字畫非歐虞不能

二碑俱在九門廢城中

雕印
雜錄

唐魏文貞不死建成之難尹起莘謂不當律以君臣未
免有意開脫司馬溫公比之管仲殊允他日對太宗
曰願俾臣爲良臣勿俾臣爲忠臣文貞蓋自愧不能
爲逢比云

贊皇侯李宏憲曾言周武帝時除天下碑惟林宗碑詔

特留今郡所存開皇六年王孝儒龍藏寺唐永泰二年李寶臣紀功頌二石皆南北朝以後物已半爲風雨剝蝕則使齊魏以前碑尚林立亦斷無有可與語之韓陵抑吾猶幸此二石均成於周武之後也否則王士則等有諛詞矣其能爲郭有道之無愧歸然獨存否

韓子謂鐘鼎之銘皆番吾之跡華山之博也蔡邕謂惟郭有道無愧昌黎猶不免諛白樂天立碑詩曰豈獨賢者嗤仍傳後世疑困學記聞註云番吾趙地名漢蒲吾縣今平山

宋歐陽公集古錄載後漢臺長蔡君頌碑在鎮府漢隸
最佳又北齊常山義七級碑文聲偶頗奇怪而字畫
亦佳往往有古法

雕印
雜錄

宋張昭遠上言會四權場入中銀史謂其不知聖人懷
柔之意而舊志一統志於潯河仕蹟彙列名宦同時
田敏屢平寇夢馬頭之捷契丹請和不應功在昭遠
下也以墨黜之此二事權其輕重敏徒失身昭遠說
行其有關於吏治民生不少然而知田敏易知張昭
遠難

隆慶初元氏典史張儀以評文選司及巡撫道府坐挾

私妄奏罪見事紀先是洪武五年繁峙縣主簿于文
采言山西行省并按察司官吏不法事按有驗上曰
文采職居下僚能不避權勢舉言其非可嘉也宜旌
異之擢爲大同府知府前後事頗相類而一旌其直
一逮其妄義各有取畢竟以後來處分元氏典史事
爲得體蓋禮肅而分定斯上下安非是無以杜亂萌
也

正定神女樓趙武靈王夢神女於此令羣臣賦之此真
夢非如宋玉微辭余詩云神女樓空雁塞孤照睂池
涸半寒蕪邯鄲賓客皆能賦誰似朝雲楚大夫

漁洋詩話

摘粹

南北朝時下曲陽魏愷永興侯蘭根族子少伉直有才
辨魏末辟開府行參軍齊天保間遷青州長史固辭
楊愔以聞顯祖怒語愔曰何物漢子我與官不肯就
召見切責之且言死與長史孰優愷神情坦如徐答
云能殺臣者陛下不受長史者愚臣伏聽明詔顯祖
謂愔何慮無人作官苦用此漢何爲其永罷斥自是
積年沉廢後遇愔於路微自披陳楊曰除授出聖旨
非遇曹所悉不勞見訴愷應聲曰雖復零雨自天終
待雲興四嶽楊欣然曰此言極爲簡要數日除霍州

刺史在職有治行邊民悅服語見齊書竊不解清流
人物亦復呈身端揆前後何兩截如此或曰得志以
行道也

後唐天成長興間歲屢豐中國無事明宗從容爲馮道
言之道曰臣昔在幕府奉使中山過井陘之險懼馬
蹶失不敢怠於銜轡及至平地謂無足慮遽跌而傷
凡蹈危者慮深而獲全居安者患生於所忽此人情
之常也又問天下雖豐百姓濟否道曰穀貴餓農穀
賤傷農臣記進士聶夷中田家詩云二月賣新絲五
月糶新穀醫得眼前瘡剜却心頭肉語雖鄙俚曲盡

田間情況農於四民中曠爲勤苦人主不可不知也
明宗顧左右錄其詩常以自誦按道事四姓十君其
長樂老叙乃自述以爲曠五代史至取青齊一婦人
以愧之污矣然讀其使并陘數語風景河山險易如
昨曠世爲增感也抑保泰捕盜履滿戒溢此意雖百
世聖人無易云

契丹陷河北武后命承嗣之子廷秀及突厥納默啜女
爲妻默啜拘之謂我可汗女當嫁太子兒武氏小姓
門戶不敵且我世受李氏恩嗣兩兒尚存當將兵輔
立使仍王唐民也讀史至此覺徐敬業討武氏一檄

固應價重雞林

唐李文饒性孤峭有經濟大略

武彞傳之在臺幾中興

所居安邑第有起草院精思

每有大事則處其中

雖左右侍御不得與也

希賢錄

宋曹武惠以功拜樞密使在宥

嘗謂公服危坐如對君

父接小吏亦以禮歸第閉閣

居不妄通賓客五鼓

纔動已待漏禁門矣雖霜雪

不易如是者八年名臣言行錄

錄

曹武惠前後帥師征討凡降四

州南昭州廣東湖

南也未嘗殺一無事功名昭

著於後世冠諸子賢

令瑋琮璨繼領旄鉞陶弼觀王畫像有詩曰蒐兵四

解降王縛教子三登上將壇

名臣言行錄

曹武穆平定蕃部以餞將官爲名出郊而兵馬次序節以飲食曰下某食卽某隊發比至水飯則捷報至矣又秦州有士卒十餘人畔赴虜中軍吏來告曹方與客奕不聽吏亟言之怒叱之曰吾固遣之去汝再三

顯言耶虜聞亟歸告其將盡殺之

名臣言行錄

韓參政忠獻知亳州次子舍人自西京謁告省觀時康國公絳右僕射縝及姪柱史宗彥新中甲科歸公喜置酒召僚屬之親厚者俾諸子坐於隅坐中忽云二

郎吾聞西京有疑獄奏讞者其詳云何舍人思之未能得已訶之再問未能對遂推案索杖大詬曰汝食朝廷厚祿倖貳一府事無巨細皆當究心大辟奏案尚不能記則細務不舉可知矣必欲撻之衆賓力解方已諸子股栗累日不能釋家法之嚴如此所以多

賢子孫也

名臣言行錄

洋州大校李甲以財豪於鄉里誣其兄之子爲他姓賂里嫗之貌類者使認爲己子又醉其嫂而嫁之盡奪其奩橐之富嫂姪訴於州及提轉甲賂獄吏嫂姪被笞掠反自誣服積十餘年韓忠獻至又出訴因取前

後案牘視之皆未嘗引乳醫爲證一日盡召其黨立
庭下出乳醫示之衆皆伏罪子母復歸如初

名臣言行錄

程伊川云韓持國服義最不可得一日頤與持國范夷
叟泛舟於潁口西湖須臾客將云有一官員上書謁
見大資某將謂有甚急切公文乃是求知已頤云大
資居位却不求人乃使人倒來求已是甚道理夷叟
云只爲正叔大執求薦舉者常事也頤云不然只爲
曾有不求者不與來求者與之遂致人如此持國便

名臣言行錄

初進士新進擢速韓絳言偶程文占上選未見材實勞